



# 最美人间四“阅”天

■ 陆德峰 (广东)

四月，空气里都是湿的。不是雨，是那种翻书页时，纸边儿微微卷起来的潮。楼下那棵老梧桐，叶子还没长全，倒先撑出一片嫩绿的天。我坐在窗边，手边搁着杯茶，茶凉了也没顾上喝——眼睛掉进书里去了。

说“掉”字，一点不夸张。有一回，看汪曾祺写栀子花，说它“香得掸都掸不开”，我一下子就笑了。旁边妻子问我笑啥，我说没什么，就是有人把话说到你心坎儿上。她歪着头看我，那眼神，像看个怪人。

可不就是怪么。这年头谁还捧本书坐半天？可我就爱这样。四月里的太阳不烈，斜斜地从窗纱里漏进来，一道道铺在书页上，字都跟着活了似的，一个个从纸上立起来，排着队往你眼睛里走。

前些天读诗，重新读到

“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都复活”。心里咯噔一下，对呀，四月不就是复活季吗？草复活，树复活，连我这把老骨头，翻几页书，脑子也跟着活泛起来。

其实说到底，读书这件事儿，就是在心里头养一个春天。

平日里忙忙叨叨的，上班、买菜、做饭……，日子像拧紧了的水龙头，嘟嘟嘟地往外滴水，一滴接一滴，没完没了。人也跟着干巴巴的，啥情趣都没有了。可一到晚上，忙完了，灯底下翻开一本书，喘，那股子劲儿就回来了。

书里头有人替你哭，替你笑，替你把不敢说的话全说尽了。你跟着他们走一遭，回头再看自己的生活，好像也没那么堵得慌。

我记得有一年四月，特别难熬。工作上的事儿，家

里的事儿，搅在一起，整宿整宿睡不着。有一晚实在躺不住，爬起来，随手抽了本老书，《边城》。翻到翠翠坐在渡口等傩送那一段，天快亮了还没合眼。

最后一句是：“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。”

就那么一句，我愣在那儿好久。

你说等一个人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等不到，是等得没指望。可沈从文说，也许明天就回来呢。就这一句“也许”，够人活下去了。

你看，书什么时候读最有味儿？就是你快撑不住的时候，它悄悄塞给你一根骨头，让你撑着再站起来。

这一个月，我读得最多的是诗集。

薄薄的一本，没几个字，可每一个字都沉得很。有一首写花的，说“花开了，就

像睡醒了似的”。我琢磨了半天，可不是么：花开和睡醒，多像啊，都是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劲儿，到这时候，呼地一下，全撒出来了。

读书也是这个理儿。你平时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念头，像没收拾的抽屉，什么都往里塞。可一读进去，它们就自个儿归位了，该放的放，该留的留，心里头清清爽爽的。

窗外又飘起雨了。细细的，打在树叶上，沙沙沙沙，像翻书的声音。

我端起那杯凉透了的茶，抿了一口，苦的。可苦过之后，舌根底下慢慢泛上来一丝甜。

抬头看，四月已过去大半，书也翻过去大半本。剩下的日子，够再读一本薄的，或者半本厚的。

管它呢，慢慢读。这辈子还长着呢，不急。

枝上桃花

■ 郭北城 (内蒙古)

盛放  
把希望一寸寸，别在枝头

一夜风过  
枝丫空荡，  
曾颤巍巍的桃花，只剩几片  
满帆的期待，荒凉一地

那枝桠上的几朵  
像句没说完的话，在风里  
摇。故事从灰烬里  
活了过来

大美中国 (外一首)

■ 朱学堂 (湖南)

黄河渭水黑龙江，  
呼伦贝尔北大荒。  
喜马拉雅帕米尔，  
青藏高原新新疆。

抗日

抗日战争新四军，  
勿忘国耻驰大地。  
山西境内好儿女，  
绣美河山打游击。

野杨梅

■ 李昌林 (云南)

没有水果市场的个头  
没有果盒包装的鲜艳  
在山坡和浑水管道边  
一丛丛野杨梅摇晃着  
青山绿水的艳影  
像一颗颗翠绿的宝石

夏天的舌头寡淡  
杨梅叫醒沉睡的味蕾  
酸中有甜，甜中有酸  
是每个细胞的兴奋剂

杨梅甜里的酸  
像蝉鸣中加了盐  
像布谷刺出的剑  
生活抖擞生机  
还回原有的色彩

杨梅酸里的甜  
是记忆泡成的酒  
是生活熬成的糖  
是这个季节  
需要医治的药方

母亲的围裙

■ 两木金 (陕西)

母亲系上围裙  
忙碌在田间地头  
好似陀螺旋转不停  
裙摆轻扬如花般绽放  
那是母亲的盛装炫耀

围裙是无情的时钟  
衰老了母亲的容颜  
围裙是拧紧的发条  
母亲把爱都献给子女

## 写字

■ 张德芳 (甘肃)

字不好写！我写了大半辈子的字，还是没有写好字。

向名家学习过，欧阳询、柳公权的帖都临摹过；向老师学习过，点横竖直，一撇一捺；向同学、同事学习过，正草隶篆。到头来还是没有写好。

为写字这事情，备受煎熬，曾经亲密接触过“望子成龙”尺，“浪子回头”鞋，“痛改前非”掌，还是没有写好。

父母说我写的是“狗渣渣”字，朋友说我写的是“狗浇尿”字，老师说写的字就像是“苍蝇掉进墨水里，然后在纸上爬行了一圈。”仔细想来，都很形象。

有很多时候，我写的字认识我，我却不认识它们了。认清一个字，捻断数根须。自己的亲骨肉，却需要“滴血认亲”，颇费周折，这是多么尴尬的事情。

年少的时候，母亲就是再忙，也尽量让我少插手劳动。“写字去！”这里的“写字”是广义的写字，母亲没

有念过书，但是她知道读书可以改变命运。

一边研磨，一边写字，手上沾上了墨水，衣服上沾上了墨水，脸上也沾满了墨水，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下，曾经偷偷地想过，以后假如成名成家了，需要签名题字，所以一定要把字写好。

我注定没能成名成家，我注定没有写好字。

特别羡慕写字好的人。

小时候在生产队劳动，有一小伙伴写得工整，被队长任命为记工员，当我们汗流浹背大干苦干的时候，他悠闲地坐在大树的绿荫下来给我们记数量，一天下来工分比我还要高。

分配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些字好的同学留在了重要部门，我们这些写字不怎么样的同学，只能是下基层。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，所以写字尤为重要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写字好的同学提拔重用了，我们这些写字一般的同学都是惨淡经营，混得一般化。

小城里来了个大腕，据说某君在书法界很有影响，有很多头衔，我兴致勃勃地去看他写字。

大家把笔墨纸砚早都准备好了，还是不见某君闪亮登场，人们在窃窃私语，怎么还不来？不会不来了吧？某君披着衣服，嘴里叼着香烟，“腾云驾雾”姗姗迟，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

某君仔细端详着案上的纸良久，做苦思冥想状，然后把没有抽完的半截香烟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，烟屁股扭动着有些变形的身体。某君左顾右盼的时候，有脑子反应快的人赶忙上去拿他的衣服，他挽起袖子，拿起了毛笔。

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，大家屏住呼吸，房子里显得非常安静。

某君先是将笔蘸足了墨水，近观，小心翼翼地取掉了笔尖上的一根长出来的浮毛，再膏笔，再近观之，没有浮毛了，遂起笔，开始是

滔天泼墨，突然字体变小，飞白处气若游丝，笔走游龙。再惊涛骇浪，再枝干虬曲，他身体夸张地扭动着，有些变形，完成了最后几个弯曲，大家也不由自主和他同频共振地扭动身体。某君高高地提笔，毛笔悬在空中，如白鹤亮翅，定格，一动也不动，众人的心也是悬在了半空中。少顷，似千钧之力，悬在空中的毛笔重重地落下，浓墨重彩的一点简直要开花了，众人悬在空中的心同时怦然落下了，不约而同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果然不同凡响，果然是与众不同，掌声，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某君签名、盖章，引首章，引领全文；姓名章，说明作者身份；压角章，拦边封角。所有这些操作完成后，掌声方才停了下来。

此处应该有掌声！

